

你说想去征服高山,但是当我问你登山者应该带些什么东西时,你却答不上来。

现在我告诉你吧!如果是攀登路径不熟的高山,即使原定一日往返,除必备的指南针,你的行囊中也应该包括一把小刀、一打绳索、一盒用塑料袋包好的火柴、一点盐巴、一块折起来不大的透明塑料布或雨衣和一个哨子。

这些东西大多数都不是为你的进路而准备的,但是不论是登山之旅途,或在你人生的旅途上,“有退路”都是寻求进路的必要条件。

于是那把小刀,在前进时可以帮助你用来切割猎物、削竹为箭、砍木为叉;在你被毒蛇咬伤时,更可以用来将伤口切成十字,以吸出毒血。

进路与退路

□刘楠



那条绳索,在前进时可以帮助你攀爬;在山友遇险时,可以用为营救;在编织担架时,用为捆绑。

那盒火柴,在你前进时,可以用为烹饪;在你遇难时,则可能让你点起柴火,熬过高山上寒冷的夜晚。

那块透明的塑料布或雨衣,在你前进时,可以用来防雨;当你困阻在深山

时,更可以使你减少地面或环境中潮冷的侵袭,甚至在缺水时,用来收集地面蒸发的水气,使你免于干渴。

那块盐巴,在你前进时,可以用为烹调鲜美的食物;在你困厄时,则能用为消毒、补充体力,甚至帮助你吞下平时绝对难以接受的野生食物。

至于那支哨子,在你前进时,固然可以用为招呼队友,作为集合的信号。在你落难而饥寒交迫,喊不出声音时,更可能因为有这支哨子,隔几分钟吹一下,而使搜救的人员找到你。

如此说来,哪一样东西可以少呢,它们占的空间不大,却是你行前绝不能疏忽,而落难时可能保命的。

我过去曾多次对你说:旅游时,如果是旧地重游,不妨在既有的大道之外,再去寻访一些小路,发掘新的风景。相反地,如果是到陌生的地方,则应该记住来时的道路,以便遇到困阻时能够脱身。

对已知的环境,做进一步想;对未知的环境,做退一步想。在人生的旅途上,前进固然可喜,后退也未尝可悲,最重要的是在前进时要知道自制,免得只能进而不能退;后退时则要知道自保,使得退却重整之后,能够再向前行!

谈天说地

朋友如甘霖

□林燕妮

老朋友从外地传真来一张纸,问可否代办点事?不办也可以,因为实在太迟了,时间不足,不过,试问一下也无妨。

我当然不能创造神迹,知道人家急,便马上传真回条说:“请老朋友做点事永远不会太迟,我试试我能办得到什么吧。”

对方又传真幽默一句:“我现在知道了老朋友是要来做什么的,我要开始快点结交多些老朋友了!”

老朋友是日积月累的,当然不会有速成老朋友,我那位老朋友好玩笑而已。

朋友有点像甘霖——那是感情上的说法,也有点像雨量——那是现实的说法。

正如每年会降多少雨,哪一天降雨,哪一天不降雨一样,都是有变化的,有时,不如你想象中的少,有时,不如你想象中的多。

有时甘霖密降,受宠若惊;有时鬼影也没一只,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。特别是香港这种繁忙的国际城市,人们老坐不定,飞来飞去跑来跑去,朋友可能有一大把,在你心情最寂寞时(想见人那种寂寞),却全部不在香港不在家,找哪一个都找不到。在你心情最落寞时(不想见人那种落寞),朋友又从四方八面飞来找你,时间跟人捉迷藏。

最开心的自然是有空又有心情想见人时,每个朋友都在家,亚、欧、美、非洲的朋友恰巧飞来度假,倾盆大雨地淋个痛快。

从没指定自己做旅游广阔或者孤孤独独的人,两者我都可以适应,没什么需要限定自己属于哪一类。

其实不论相识遍天下也好,相识无几人也好,归纳起来,人生有三两知己便很丰富,难得有一辈子都不为时势、不为利益而改变的朋友,这是要珍惜的,顺风顺水时捧场者多,老友会疑你转性,那要一把拉住,不能骄。样样失意时被人嫌,但不要疑知己也嫌你,不亢不卑。

大家V 微语

散文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

□张燕玲

●任何一个人在新媒体时代都可以找到发表散文的自由空间,散文创作呈现出一种泛化、多元倾向。

●散文是文体遗产中最为丰富的文体,散文不变的或者说最大的特征就是真我相见,即用文字诉说生命、思想、性情,而不仅仅取决于技巧。散文是写作者自己生命里带出来的气韵和风骨,正如贾平凹所说的“你如何看待自己,就怎样写散文”。

●散文是以“我”为中心的叙事活动,必须以真面目对待读者,容不得虚伪。

●散文介于诗歌与小说之间,是独白的艺术,是自述,不是叙述。衡量散文高下的两个标准也不会改变:自由,性情。自由是散文的精神,性情是散文的灵魂。好的散文一定充满性情、颇具风骨,而且文体自由,有真诚扎实的写实精神。

●散文写作就是一面“照妖镜”,一个人的情怀、学养、胸襟、文字功底等,在镜前绝无逃避之处。

夏天的雨

□王峰

夏天,最令人感到提精气神的事儿,往往都在一场暴雨过后的景象,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。暑气顿消,满目苍翠,本来病恹恹的大地,仿佛瞬间又活了过来。所以人们常说,生命之水,生命之源之类的话。命都生活在水里,小花,小草,蝌蚪……大地万物都有一双盼望雨点到来的眼睛。

夏天的雨,无论正午还是夜半,大多都是不请自来,轰轰隆隆,各种听不懂的方言,叫阵或者怒骂,基本没什么礼貌。每个山头都是旌旗披着金边,鼓声闪着火光,一看就是王者之师,百万之众。所以,大地万物遇到这种阵势,几乎都是不战而逃或者俯首受降。

夏天的雨基本没有什么诗意,要不就是黑云压城,要不就是掌声雷动,反正一切缠绵悱恻和薄衾轻裘和它无关。

春花秋月和他都不一个路数,所以大宋婉约派或者南唐后主也大都不太涉猎此章,“胭脂泪,留人醉,几时重?”,推断一定是写在阳春三月或者万里悲秋。大夏天的,暴雨如注,谁都顾不上。

夏天的雨,最令少年的荷尔蒙汹涌澎湃,大颗的雨滴砸在额头,开出一朵朵懵懂的雨花,向老天宣告着自己少年的勇敢,向姑娘展示着自己无畏的青春。跑在雨里,呼喊,淹没在雷声中,身影和踉跄的记忆跑满青涩的童年。那个时代,皮鞋不知还在哪里喝着咖啡,光着脚丫奔跑,才是电影里的淋漓尽致的桥段。

夏天的雨在青黍初成的时候最多,也是麦茬地里的蚂蚱和地龙最兴盛的季节,知了自知命短,天天百无聊聊,唱几句是几句。夏天的大雨点和倒下来的差不多,大雨倾盆就是这般模样。可以让土地发出嗷嗷的声音,像中了箭一样的闷响。雨点可以把一切粘附在庄稼上的活物击落,可以让青蛙锁紧肚皮,可以让蜻蜓及燕子净空怯飞。这就是夏天的雨,让大地和天空处在一片洪荒般的淹没之中。

那个时候,总觉着时光太慢,眼睛一睁一闭,就是生存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不系诗意阑珊,无限风月无边。

一场场夏天的雨,到了中年,很多时候只可以偶尔听到一两声的闷雷,隔着玻璃或者重重纱幔,只有当滑过了脸颊的失意出现了,才会临窗伫立一小会儿,抽支烟,叹口气,原来夏天都要走远了啊。

少年不知愁滋味,爱上层楼,爱上层楼,为赋新诗强说愁……光线泯灭之间,我们的眼睛也随之在不知不觉中干涸、深陷,一颗泪水甚至要流上很久,才可以抵达干涩的眼睑。

或许有那么一天,我们的脚步彻底慢了下来,走在了季节的后头,回忆里的雨又会折返而来……少年腰软,中年驼背,看新雨过后的地面,都是刚刚好。

云朵卧在半空,胖乎乎地喘息着,像一只只因飞行而疲惫不堪的熊猫,憨态可鞠,黑白分明,也像一匹马,把头一直抬到悲哀的程度。

而我,静静地看雨后的天地,仿佛看到自己在雨里独自走向自己的背后,走向自己覆盖自己的天边。

越来越迷茫,越来越模糊,不知是因为生活中的烟云,还是曾经丢失的眼泪……

我的父亲母亲

隔着一部电影的距离

□无垠

电影院要放一部怀旧的电影——《地雷战》,他想带父亲去看。

父亲每日里除了买菜以外,很少下楼。他曾带父亲去公园,试着让父亲融进那里的老头老太太的群体里,但父亲浓重的地方口音,别人很难听懂。后来,父亲不愿去公园了,没事时总是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,站在阳台上往北望。他知道,父亲在张望老家的方向。他是把父亲从乡下硬拽来的,父亲不愿来,但是不会做饭,怎么能照顾好自己呢?

父亲听说要看电影,很高兴,早早做了饭。父子俩一起吃了,一前一后下了楼。

到电影院不远,要过两个红绿灯,他决定和父亲走着去。父亲走得很慢。他不时停住,等一下父亲。

这让他想起小时候的一天,邻村要放电影——也是这部《地雷战》,他三两口吃完晚饭,一个劲催促着父亲,母亲就数落他说,你爹耕了一天的地,哪有闲劲和你去看电影啊。但父亲说,我不累。于是,父子俩披了月色,去邻村。他走在前面,连蹦带跳,不时回头喊,爹,快走啊,电影这就开始了。爹哎哎地应着,紧走两步,很快就把他落在后面了。

那时的父亲走路生风,走一步,他得跑两三步才能勉强跟上。现在,在城市的水泥路上,父亲的步子迈得谨慎而又迟疑。

小时的父亲多强壮啊,铁塔一样,看到他走累了,就把他扛在肩上。他骑在父亲的肩膀上,看着天上的月亮格外大,星星分外亮,便乐得咯咯笑。这笑声把路边麦地里藏着的野鸡惊飞了,扑楞起翅膀,驮着一身月色,落在远处。

现在,父亲是扛不起他来了,岁月已经压弯了他本来挺拔的身体,走路再也带不起风来了。

他几次停住,想搀一下父亲,但最终还是还是没有。自从读初中以后,他和父亲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亲昵了,有了距离。这距离,也许就是成长的代价吧。

终于到了电影院。观众很少,都是老年人,两两相伴,或是一个人来。只有他是陪着父亲来的年轻人。找好座位坐下。电影很快就开始了。父亲聚精会神地看,不时歪过身来,对他小声说一句即将上演的情节——他不住地点着头,就像自己第一次看似的。小时候,他看着看着,就会追着问父亲电影里的人和事后来怎么样了。

电影还在演着。但父亲慢慢打起了瞌睡,垂着头,一点一点地,后来歪靠在他的肩膀上,睡着了。

他不敢动。怕一动就会惊醒了父亲。就让父亲靠着自己的肩膀,多睡一会儿吧。小时候,他也是这样,看着看着,就睡着了,醒来后,发现自己躺在父亲怀里。

在父亲微微的鼾声里,他发现自己与父亲之间,其实很近很近,只是隔着一部电影的距离,而已。

逻辑的力量

□佚名

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,一名男生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女孩,但是,他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表达,因为,他总怕她会拒绝他。一天,他终于想到了一个接近女孩的好方法。于是,他鼓起勇气,向正在公园里读书的女孩走去。

他说:“你好,我在这张纸条上写了一句关于你的话,如果你觉得我写的是事实,那就麻烦你送我一一张你的照片,好吗?”

女孩立即想到,这又是一个找借口想追求自己的男生,她见得太多了,她总能顺利摆脱。她想:“无论他写什么,只要自己说不是事实,不就行了吗?”

女孩欣然答应了男孩的请求。

“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,你千万不要把照片送给我!”男孩说。

“那当然!”女孩俏皮地回答。

男孩高兴地说:“那就一言为定,不许反悔!”接着,他把那张纸条递给了女孩。

女孩胸有成竹地打开了纸条,随即,她却皱起了眉头。她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拒绝男孩的方法,只好把自己的玉照送到了男孩的手中。

男孩究竟写了什么呢?其实,他写的只不过是一句极其简单的话:“你不会吻我,也不想把你的照片送给我。”

这个聪明智慧的男孩,他的名字是罗纳德·斯穆里安。后来,他成了美国著名的逻辑学家,而那个女孩,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妻子。

有时候,追恋就像一把手电筒,你若总是迎着手电筒的光亮走过去,会什么也看不到,弄不好,还会被对方拒绝的“强光”刺伤眼睛;但是,如果你能换一种角度,掉转方向,以对方为出发点,就像从“交际手电筒”的背面看过去,那么,你将会发现,一切璀璨的风光都会尽收你的眼底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刘放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
图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